

瞿宜穎編

同光廂燕都掌故輯畧

世界書局印行

印 鸞 章 編
清 鑑
(本字大)

本局有「大字袁王綱鑑合編」「大字明鑑」之
刊行。此書銜接以上兩書。銓成首尾一貫最完
美之中國史。實為研究國史者。不得不備之書
。本書凡十六卷。自太祖開國起。至宣統遜位
止。其間凡二百六十九年之事跡。簡其撰述。
詳其考證。使讀者對於有清一代。國家興亡。
政治得失。均能瞭如指掌。

清鑑坊間尙無刊本。本書體例悉依袁王綱鑑。
以年為經。以事為緯。讀之一目瞭然。清季外
交失敗。與各國所訂不平等條約。本書均詳為
記載。清代地名都邑。民國已多更改。本書悉
按最近劃定區域。標為注明。

精裝一厚冊 實一元二角 (寄費掛號一角六分)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同光間燕都掌故輯略（全一册）

實價 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輯者 瞿宣穎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同光間燕都掌故輯略序

往時無新聞紙，故零聞瑣事過眼都忘，日後追尋渺無蹤影。燕都舊事以咸豐庚申以後爲變遷最劇，而史官失職，文獻尠徵。大至典章之興革，小至閭巷之詹言，自一二私乘若天咫偶聞外，幾於無可甄綜。揆以春秋三世之義，所聞反遜於所傳聞，是亦大可哀矣！近人惟李越縵翁、文恭王、湘綺三家日記逐日記注，有關於茲地之史事者頗多，而尤於極瑣屑平凡之紀載可以窺見一時社會情狀，故爲至可珍之史料。邇爲北平志蒐輯資料，涉獵及之，遂分段輯錄，以備觀覽。雖私人之日記，固可作七十年來之新聞紙讀也。書成，名之曰同光間燕都掌故輯略云爾。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瞿宣穎敘於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

同光間燕都掌故輯略目錄

第一 宮苑

團城	一
南海	一
西苑	二
祈年殿	四
南壇門	五
釣魚臺	五
圓明園	六
太平瑞聖花	七
西直門至頤和園石路	七
頤和園	八
銅獅	一〇
淀園	一〇
長春宮戲臺	一〇
東華門女牆	一〇
第一 名勝	一一
二開	一一

第二 廟宇

十刹海	一二
陶然亭	一三
南花泡子	一四
南泡子	一四
西泡	一四
樊家村	一五
西山	一五
東便門外神木	一八
大佛寺	一九
廣化寺	一九
極樂寺及可園	二〇
法源寺	二一
慈仁寺	二四
善果寺	二五
高廟	二六
靜默寺	二六

天仙庵……………二七

法華法藏二寺……………二七

崇效寺……………二七

夕照寺……………二九

花之寺……………三〇

南頂……………三一

中頂……………三二

白雲觀……………三二

覺生寺……………三二

東嶽廟……………三三

慈慧寺……………三三

摩訶庵……………三三

福慶寺……………三四

善緣庵……………三四

碧雲寺……………三四

第四 園林

適園……………三五

秦家花園……………三五

劉家園……………三六

萬柳堂……………三六

怡園……………三七

嵩雲草堂……………三七

岳雲別業……………三七

誠園……………三八

馮氏花園……………三九

樂氏園……………四〇

第五 第宅

醇親王府第……………四一

錢糧胡同耆錢春故宅……………四一

錫蘭胡同王懿榮宅……………四一

保安寺街季文敏宅……………四二

鐵門宅……………四三

第六 陵墓附祠祀

明長陵……………四四

明景帝陵……………四五

定南王冢……………四五

伯哈智墓……………四五

翁覃溪祖塋……………四六

第七 故事

翁覃溪墓……………四六
 十里莊義園……………四六
 西便門外葬地……………四七
 照公母出殯……………四八
 浙紹鄉祠……………四九
 趙忠愍祠……………四九
 顧亭林祠……………四九
 松筠庵……………五〇
 庚申之變……………五〇
 奉宸苑借款……………五三
 庚寅夏之大雨……………五三
 南下窪之異鳴……………五五
 戶部火……………五五
 火藥局火……………五六
 諭緝京城拐匪……………五七
 諭飭堂官……………五七
 正陽門外盜劫……………五七
 銀價……………五八

米價……………五八
 錢價……………五九
 街道公署……………六〇
 火藥局……………六〇
 健銳營……………六〇
 火器營校場……………六一
 月河寺附近之倉廩……………六二
 寶匣……………六二
 點景……………六三
 煖廠……………六三
 鐵牌致雨之傳說……………六四
 宮中迓神……………六四
 西直門閘樓……………六四
 廠甸……………六五
 紅錄……………六五
 廊房觀鏡……………六五
 帝城鐙事……………六六
 花爆……………六六
 祀財神……………六七

太平歌	六七
驅鬼送瘟	六七
京戲之遞變	六八
諭禁太監開鋪演戲	六八
廣德樓	六九
慶和園	六九
萬福居	六九
久和新	六九
慶和堂	六九
阜康錢鋪	七〇
寶森書坊	七〇
復興花廠	七一
京諺	七一
太常仙蝶	七一
神籤	七一

同光間燕都掌故輯略

瞿宜穎編

第一 宮苑

團城

晚步至御河橋，觀落日，遂入團城。城者金鰲東之小城也。入門迤邐平坡，登城曠然而平。殿曰承光，五楹，東西配，殿前兩亭對峙，復有屋隨殿如半月狀曰敬躋堂。栝松合抱數百年物，松柏蔭可半畝，成行列。殿前一亭，中置寶甕，大容二石許，外作龍魚，中刻高宗御製玉甕歌，形橢圓，不甚端正，承以石臺。亭柱刻侍臣和詩及記，凡四十八，匆匆不及備觀也。西有假山，山有亭，今圯。下視南北海如鏡，前有屋曰餘清齋。（翁文恭日記，同治七年六月初三日）

南海

西華門之西有門焉，所謂南海者是也。入門循隄而南，高槐老柳，參攔蔽日，長橋臥波，周以赤欄。度橋，殿宇壯飛，門曰德昌。門外銅龍牙牙欲攫。北瞰金鰲，車馬如蟻，稍西屋榭重複，周垣繚之，樹草一色，鬱若深山，四望三門，盈盈隔一水，由門而北，陂陀掩映。

循紅塘數百步，得船塢，龍舸藏焉。過是而北，梵宇南向，瓦以琉璃，曰萬善殿。多松柏，蒔瓜果，儼然村落，其西有亭，翠浮波上，渺不可卽，龜趺載窠，字大如斗。（翁文恭日記八同治七年六月初五日）

西苑

由長安門西闕門至西苑門，偕松君入，過長橋，復過一橋，入土山口，往西而北，過宮門，稍折而東里許，抵補桐書屋。二三楹極小南向，對面爲隨安室，在山石上。石皆太湖，玲瓏如雲，可愛也。蒼松古柏，參差夾路，下爲待月軒，余等所坐也。亦極窄，外則一片波光，魚鳥雲天，恍如鏡裏矣。惜軒之東窗不開，左右有樓觀，又一亭斗入水際，尤妙。與孫松兩公徘徊久之。右有春明堂，其前一石木變石也，文理尙在，鱗甲鏗然，紅牆內卽含元殿，殿踞高處，傳膳之所也。（翁文恭日記二十四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寅正二到西苑門……

俄而玉圃亦來，遂不及待，燮臣先入。入四扇門，循岸而西，入

豐澤園門，西行至惇敘殿，至崇雅殿，（有樓見中海）觀較射處。歷春耦齋，登樓，曲折而下，一步一形。齋以紫綠石鋪地，如古錦，面池。對岸戲臺，再前疊石爲山，彷彿獅子林，黝然深谷，極妙。出石頭門，周遭約三里許，非玉圃不能如此遍遊也。（翁文恭日記二十四）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出神武門徑至承光左門，度長橋，迤邐東北入土山中，再過一橋（此橋對陟山門）西望卽白塔，直北至宮門，前殿曰春雨林塘，殿後方地，長廊周建，後殿曰畫舫齋。由東廊宛轉穿廊曰古柯庭。（槐一株殆五六百歲，盤根如石，十圍。）（翁文恭日記二十四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是日起，三日賜聽戲於西苑之純一齋。齋在豐澤園之西，有門曰靜谷，歷三層殿座，始至水座也。兩廊十一間，以七間爲王大臣等座，列氈墊兩層，每間約六七人，余在第五間也。較甯壽宮爲偃仄，且係地座，無高櫳，經日盤膝不能去帽。每入座必一叩首，禮節亦繁矣。辰正入座，先在戲臺下立候，已久，甫入卽出脫鞋。巳初早飯，午初果席，未正二晚飯，極豐腴精美。聞皆係慈聖指揮，蓋從來未有也。飯所在靜谷門外，臨河支帳子列坐凡十餘桌，甚敞，微嫌熱耳。（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卯正到公所，卽冒雨入坐亭中，羣公畢集。辰正入座，仍三次正食。因雨移於聽鴻樓廊下。聽鴻樓在純一齋之西面，衆峰皆秀石，云是艮嶽之遺。南行出小門，卽臨河亭子矣。（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七月初二日）

上午入宣武門，進西安門，經福華門，土木方始，畚揭載道。紅牆黃瓦，漸已改觀。過金鰲玉竦橋，荷花正盛，紅艷欲滴。繞景山出地安門至慶和堂，赴漱蘭通政喬梓之約。十刹海花事已過，惟翠蓋亭亭，掩映兩堤楊柳，詠白石荷葉似雲香不斷之句，彌覺流連無盡耳。坐有爽秋子培、筱珊、芾卿，酒畢散步隄邊久之。夕陽時回車，仍至金鰲玉竦橋，裴回欄檻，花香襲人，太掖風來，涼生衣袂，登團城由液洞門升承光殿。殿前有石亭，中置元代玉甕，楹柱間俱勒詩。殿內設寶座，前列熏爐四，皆小而方，又長纖如燭形者二，鏤製工絕。旁列熏籠二，灰積如雪。左列鼎一，傳是商鼎，蓋上馬腦鈕，爲博山銜月形。殿左暖閣，御榻在焉。殿外左有古栝一，傳是金元時物，又偃蓋松一，皆蟠屈數畝。殿後爲敬躋堂，古籟堂。堂之左有小山臨池，山上爲朵雲亭，亭內外皆有高宗御製詩額。堂之右爲餘清齋，齋後石山臨玉竦橋，磴道周回，上有亭已廢。（越縵堂日記壬集上光緒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西苑多榆樹，今年榆生蟲。一日墮皇太后衣襟，螫手，乃命凡榆盡伐之。於是百餘年之樹無孑遺矣。（翁文恭日記三十二光緒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祈年殿重屋三成，圍屋四周，窗櫺用水精簾。水精簾者，藍色料絲織成者也。（出青州，工部製造庫辦。）（翁文恭日記二十六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南塹門

連日見內務府及奉宸苑議三海工程欲開南塹門。（翁文恭日記十三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

十日）

釣魚臺

午後，同敦夫出廣甯門，經天寧寺白雲觀，騶卒不識道，迂行二三里，始抵釣魚臺。地屬玉河鄉之池水，邨亦曰花園邨，去三里河西北里許，相近有圓通觀圓覺寺，爲金主游幸處。金人王飛伯嘗隱於此，見元遺山詩。乾隆三十八年濬治成湖，以受香山諸水，於湖之東口置牐以蓄洩之，其下流由三里河達阜成門之護城河至東便門，入通惠河矣。湖中有泉涌出，隄岸周圍約二三里，中悉種蓮，較十刹海多幾倍之。近水爲稻田，隄外積土隆然成山，迤邐相屬。……湖中有船，方篷施幔，仿佛吳製。……回舟循隄至釣魚臺行宮，列聖詣西陵駐蹕進茶處也。宮牆周里許，下有水柵，以通湖流，宮門面南，入門過橋爲養元齋，東向，正廳五間，回廊四匝。又西爲瀟碧齋，中爲品字形，窗格玲瓏。

玻璃四照。又西過橋登石山，爲澄漪亭。亭中懸高宗御製詩云：牆外爲湖牆內池，一般憑檻有澄漪，剔疏意在修渠政，何必瓶罍細較斯。後題乾隆壬寅仲春下澣題，有二印，一曰古稀天子之寶，一曰猶日孜孜。……（越縵堂日記乙集上光緒六年八月初六日）

圓明園

辰初至保安寺雨珊寓室，待叔鴻同飯，偕游圓明園。入順城門，出西直門三十里，訪廖楓亭參將，留飯。同廖車游六角橋八方亭。（名廓如）訪甄殿銅殿，皆已毀矣。湖水半涸，銅犀無尾，以荆棘圍之。東南諸山蒼翠無恙。還尋扇子湖澄懷園舊遊，無可識矣。游鳴鶴園，惠王賜第也。戊初歸洩水湖，卽廖所居。……夜宿其園室，與雨珊叔鳴同榻。

（王闔運湘綺樓日記三同治十年四月十日）

午至故宮角門，尋董二太監，同遊園中，循出入賢良門西行，過正大光明殿勤政殿保和殿，皆無復階陛。由殿下循石路稍西，過極福堂，后寢也。堂東爲帝寢，（題曰天地一家春）皆臨前湖，湖前石山爲屏，卽正殿。湖後皆坐落，名不可勝紀。益東爲福海，瓊島在焉，甚遠不可往。乃西上石山。（題曰四面雲山）望湖水山樹，蒼秀靜曠。後湖前文宗新建清暉堂，亦毀矣。穿石洞登一亭，又西至雙鶴齋後殿，（曰廓然大公）房舍

未毀登龜背橋行廊相通然俱低窄太監二人引行譚道咸宮中事甚晰日西欲歸循石道出過石衛城甘萬尊佛均燬矣。(王闈運湘綺樓日記三同治十年四月十一日)

太平瑞聖花

恭邸送太平瑞聖花數枝此甲午年生於圓明園殿基南齋賦詩者也。花四瓣如垂絲海棠有酸香。(翁文恭日記三十六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六日)

西直門至頤和園石路

是日派承修西直門至頤和園石路工程。(與福餽兩人)旋薦廠商者紛紛矣。本部及各部司官頗有來求隨帶者風氣陋劣可憎。(翁文恭日記三十二光緒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是日因石路開工未入直。卯正一行至西直門官廳則福公已在彼矣。李高陽敬子齋以西直門城樓開工亦在此同坐。辰正高陽等在城上行禮畢余與福公始在內海壇上對門洞行禮一跪三叩首。工頭等將事卽在南官廳前破土起石一塊。(翁文恭日記三十二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四日)

偕福相查石路并收圓明園八旗營房工。寅正二刻起卯正二刻黎明行五刻抵西

直門，少頃箴亭到。辰正步出城，欲丈量西直門外門洞，余以司官所開并工部所量示之，遂止不量。乘轎由石路行，石塊均起創，椎鑿之聲盈野，匠卒幾數千人矣。黃莊官廳小坐，直詣頤和園東門外步軍統領公所……飯後同箴亭至牌樓後查續修之新石路一百十餘丈，此本頤和工程處應辦，近日奉懿旨交承修石路之大臣一併興修。（自宮門外由東西如意橋接至牌樓前）工程處大木縱橫，不能丈量，約略而已。入東官廳坐談，良久，與福公分路循南邊土道折而東北，由娘娘廟石路轉東至正藍旗營公所換馬，略看三四處。（翁文恭日記三十二光緒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頤和園

十一日策馬出寺，迤邐繞玉泉山至靜宜園宮門。一片榛莽，望見萬壽山，因欲一觀。先過船塢入看，凡三艘。在外闕觀，未登舟也。仍騎過青龍橋南行至新建頤和園宮門，百工畢集，下馬敬瞻，歷正殿（原名勤政，今改仁壽）過山口，後殿玉瀾堂極華麗……後一層亦成。再後一層折而西，過數院卽到昆明湖湖邊。長廊迤邐幾一里許，極北曰石丈軒，至此無路，再行轉北，一片瓦礫也。（翁文恭日記二七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出西直門看寫橋，工甚重。歷高亮橋至廣通寺，始乘輿循石路行，至黃莊官廳飲茶，

(已至雙廟矣)復行過虹橋，由扇面河南岸望見圓明園大宮門矣。不覺嗚咽。過馬廠西門爲新石路接處，然肩輿避水行田中，不甚分明也。至頤和園東宮門外提督衙門公所(極宏敞)解衣磅礴。福公邀余三人飲，並爲監督監修治具於頤和園司房公所，上下不下百人矣。熙李二公商量查估事，定最重者選舊二成，次重六成，輕者八成。以余觀之極重者多，輕者才十分之一二耳。則換新者不下七成，錢糧鉅矣奈何。又余竊慮段長時迫，運料難，鳩工難，須有一番大振作方可。是日福公本有入園查看地平差使，因邀余等同行。入東宮門至仁壽殿(面東是爲正殿)次戲樓，樓後××最後××閣均未及徧覽，西行於玉瀾堂前登舟，舟以棹行，西望一幅如青綠山水。至馬頭登岸，中爲宮門，歷階過橋曰二宮門，登陞曰排雲殿，太后寢宮卽在殿西室，殿後崇階五十七級，曲折而登曰德輝殿。(此等處皆未畢工)再上數十級曰佛香閣，尙未立架，更上最高處則智慧海也。足力乏不能到，僅到德輝而止，三憩而出。(翁文恭日記)

三十二光緒十九年六月初七日)

傳恩佑帶諸臣徧遊園中諸勝，出門西行，先排雲殿，次聽鸞館，歷長廊至石丈室，次石舫，遂乘翔雲帶槳船駛湖心。南至龍王堂，登岸陟月波樓上涵虛堂，堂階三層數十

級，四面皆雲天浩蕩，茶果隨行，到處列坐。至樓觀之麗，陳設之華，目所未覩也。至對鷗舫坐。未正傳退，出沿隄曲折廊廡間，出東宮門，至小寓換衣。（翁文恭日記三十五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

銅獅

排雲門外兩銅獅模範極精，自暢春園移來，云是吳三桂府物。昨晨從樂壽堂廷中過，見有石橫列，皺如波濤，疑卽所謂青芝岫也。（翁文恭日記三十六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淀園

御史有據內務府微員之請疏乞修復淀園者，集王公大臣議。議上，諭旨切責妄言之罪，御史落職，內務府官發黑龍江爲奴。（翁文恭日記八同治七年八月初一日）

長春宮戲臺

自本月十七起，宮中土木之工繁興，舂杵邪許之聲如海潮音。或云長春宮添造戲臺，無稽之言不敢憑也。是日內務府大臣於未刻叩頭，意者工將畢賞賚之矣。（翁文恭

日記七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東華門女牆

所修之女壻在東華門直北共十九塚，海墁（卽地平）如之，不過塗飾而已。（翁
文恭日記二二光緒八年八月初七日）

第一名勝

二關

蔭軒約遊二牖，桂廣兩侍郎及余而已。已初入船，由二關操舟至高碑店，食於野寺中，寺依闌下臨流。申刻歸，過公主墳，松栝葱鬱，（福隆安額駙也，墓在此，故呼爲公主墳，有乾隆四十九年祭文碑亭）登岸至二牖龍王堂小憩，日薄西山，徜徉而返。（翁文恭日記十一同治十年七月十一日）

偕逸山同車詣六舟，廖伯，張硯秋，工部徐壽鴻，戶部皆至，遂同出東便門，至大通橋下舟，過賞荷軒，泛至二關小憩，龍王廟，壽鴻先歸，予等更舟過福壽公主墳園及廣惠寺，將至三關，望見高碑廟，以北風勁甚，遂折回。二關至三關，幾及六里，河廣水深，煙波渺然，土人不便槳楫，以牽行舟，過蘆葦深處爲風所逼，深入叢際，雪花露葉，紛披衣袂間，宛然故鄉水邨風景也。自大通橋至二關不及三里，水亦淺陋，都人夏日游者雲集，

閘上流泉如水簾，濺沫飛花，鷗鳧羣浴，魚罾隱樹，桔槔遠聞，京華塵垢，耳目俱洗，然絕無園亭，船又無篷障，有日炙之苦，經秋以後，人迹遂闕，今日寒甚，蕭寥倍常，而烟樹蒼茫，秋陰可續，紅牆野廟，遠映微明，足令畸士忘情，雲客濯夢，此河源自西山之麓，玉泉柳沙諸泉由西湖入都城，穿金水河宛轉而出，今年夏秋多雨，諸泉甚壯，河水盛於昔時，前日又新得大雨，故諸閘濤奔湍激，聲喧數里，北地所僅見也。（越縵堂日記第十九冊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出便門覓舟到二閘，飲茶於肆，閘下水如雷，覺此中靜趣自在，小兒善沒者投身十丈之淵，取一二錢以爲笑樂，余最惡之。坐久回舟於沿隄柳陰下茶棚小坐，有一處小潭荷花畝許，（名三塊板）有一廟，穆春岩所修也，（翁文恭日記二十三光緒十年六月初八日）

十刹海

經神武門過大高殿，明世宗所建大高元殿也。以奉三清，金碧巍煥，出地安門，曰鐘鼓樓，迤西至十刹海，土名南河，實卽積水潭，明人所呼淨業湖者也。周回約三里許，荷花極盛，南岸樹陰夾峙，第宅相望。……西岸稍荒寂，惟故協揆麟文端第最華整，朱樓

重闌，極似江南，高柳帶拂，尤爲佳勝，香濤等已先在，有新爲浙江糧道歸者，名奇克坦太，居其地，因借其樓憩焉。（越縵堂日記已集同治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陶然亭

曠時偕梅卿同車詣龍樹寺，車馬甚盛，遂不入，更詣陶然亭。坐亭之西窗，下臨葦田，萬頃一碧，南風大作，烟翻霧捲，有江湖波濤之觀，對面西山隱隱雲際，右環雉堞，左帶龍樹龍泉諸寺，紅牆遠映，間以綠樹，陂塘積水，時露隙光，都中勝地，此爲第一。夏中雨後尤爲宜耳。未幾雨作，觀石刻江藻陶然吟。藻字魚依，漢陽人，康熙乙亥以工部郎中督黑窯廠，樂此寺陂池之美，始構軒三楹，取白香山一醉一陶然語以題其額。詩作七古，平弱率冗，絕無結構，尙不甚俗耳。後有其兄繫字采伯跋，此軒旣成，游賞遂集，然實無亭之稱，而雅俗相沿，皆以陶然亭呼之，蓋地據高阜，廊檻翼峙，四望翹竦，有似亭形，故乾隆以來見於各家詩文集者，皆仍其稱不改。近更名以江亭，繫姓於地，比於滕王之閣，庾公之樓，子雲浩然，同斯佳話，亦此君之幸矣。（越縵堂日記第二十冊同治十三年六月初四日）

游陶然亭，寺僧於亭南新闢精舍三楹，整潔可喜，亭外增碧闌一帶，疏楊掩映，尤爲

佳觀。(越縵堂日記癸集上光緒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南花泡子

傍晚驅車至南灤，都人所謂南花泡子也。舊有亭久破壞，數年前袁侍郎保恆葺小屋三間爲庚戌同年消夏公讌地，而太湫隘，又不臨流，無足延憩。池分左右，其左稍廣。周圍約里許，荷花已老，略有餘紅，因偕仙坪鐵香坐小舟泛之。(越縵堂日記乙集上光緒六年八月一日)

南泡子

出彰儀門南行三里許，至所謂南泡子者，土室三楹，落花四面，袁小午物色得之，今遊者甚多矣。惜草樹蒼鬱，遮蔽其東，一亭矗立，云是乾隆三年造，蓋官工也。(翁文恭日記十六光緒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由西長安門出城赴汴生子禾兩公南泡之約，南泡者彰儀門外三里許荷花池也。……有小舟可坐。(翁文恭日記十九光緒六年七月初三日)

西泡

出城詣天甯寺獨坐空堂，頓觸前事，須臾朱敏生許筠庵兩君來，邵汴生祁子禾孫

子授皆來，遂同遊西池。（亦名蓮花池。）自寺直西稍南約四里許，柴門矮屋，主人雄縣何姓，頗幽潔。有三舟，一舟有篷，六客同泛，由帶徑穿而出，延緣荷花中，花葉皆壓篷上，極有致。池凡六頃，四面土岡起伏，儼類南中江鄉景物，良久歸。（翁文恭日記十九光緒六年七月十二日）

樊家村

出南西門坐花之寺，又訪豐臺芍藥，至所謂樊家村者（距南西門八里）頗有大花廠，皆常卉，有數處籬落中芍藥甚密而皆蓓蕾。（翁文恭日記一七光緒十四年四月初十日）

西山

晴無片雲，忽欲作翠微之遊。寅正登車，日出出平則門，過八里莊，路皆沙，莊西二里許曰恩濟莊，康熙時內臣林老人墓也。入寺訪僧覺品，則去年死矣，二十四年一彈指也。其弟正品出見，過此小石犖确，八里許，田村兩堡門，荒涼之至。過田村折而西北，策騎田疇中，見靈光塔矣。已正抵靈光寺，僧會一導至塔下一亭，雙泉鬢沸，荷花滿地，靜坐甚暢。策騎童至祕魔巖，寺曰證果，僧曰心純，年六十二，尙沉靜。寺後曲徑脩廊，巖石突出，哈呀中空。卽所謂祕魔岩也。岩上有盧師及二龍像，題名者皆近人，平望蘆溝橋

如鳧鷖點波，良鄉塔如在几席。遊罷遂飯，飯後雇爬山虎三，乘登山，循石路下行，折而上，曰三山庵，無足觀。又上曰大悲寺，方丈年七十三，山中人推爲能書，有大悲壇在最
高處，嘉靖二十九年石碣稱涇主魏娘娘助金錢成此寺，不知涇主何解也。……又出
爲龍王堂，寺小而多竹，西院有泉注方池中，聲濺濺然，池有金魚，池上古松三，奇秀可
愛，有屋曰聽泉小榭，更上爲香界寺，規模鉅麗，登其樓，佛像甚多，藏經數匱，皆乾隆中
官頒，東有行宮，皆爲洋人所居。……又上里許曰寶珠洞，洞在絕頂，塑住海岫（康熙
初）像，旁列一像，僧曰此聖祖也，余指方補示之，力斥其誣，俯視洋河如帶，禁城殿閣
歷歷，出寺由小路盤旋取近而下，往返兩時許耳。（翁文恭日記二十四光緒十一年六月二十
七日）

出阜成門，路有水，轉而北，至八里莊，過恩濟莊，晤僧正品茶話，索余書諾之。過田村
行田塍，至夏莊西頭，却被溝斷，不得入，令長喜送吳老人月餅茶葉，仍繞出夏莊東口。
石子極難行，策騎入長安寺。寺亦八刹之一，前殿已爲茂草，後層洋人居之，未入。……
過靈光寺，屋宇修潔，前此未嘗到也。洋人已去，流連久之。僧慧一癡甚，日暮抵祕魔崖
宿僧房西邊，亦甚潔修。（翁文恭日記二五光緒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匆匆早粥呼輿登山，童子隨行，先寶珠洞（前有牌坊）坐敞亭，極目無際，次香界寺……次龍王堂……次大悲庵……次三山庵，一四合房耳，未坐定即出。從東山腳螺旋而上，至極高者，寶珠洞也。由西山迤邐而下，三山庵與靈光寺相望，最低處也。
（翁文恭日記二五光緒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出西華門，於匯豐帽舖易衣，出平則門八里莊尖，從此騎行，由捷徑抵靈光寺……又東行數百步至三山庵，西廂有抱廈，一望莽然，前此爲洋人所占，未到也。游畢至祕魔崖……呼兒子由東峰螺旋而上，至獅子窩，屋宇華麗，擬於宮殿，詢之則內官印劉所建，而兩張姓內官主持者也。（翁文恭日記二五光緒十二年十月初十日）

由東峯緣絕澗而上，度念佛橋北行，越一山曰一片石，下山平野，轉入山麓，過雙泉橋。重修者劉治印也。過此即雙泉寺，甚新，亦印劉所修。又至天太山，慈善寺，寺在小腹，山門內一壑，里許始抵廟門，無舊碑，但殿廊兩邊嵌福隆安兩碑，盛稱大佛靈應救病之跡，僧本一殿有肉身僧端坐，頭微側，而土人妄謂此世廟仙蛻，可笑也。（俗呼爲魔王）廟極莊嚴，係一女巫所募，約數萬金也。（福隆安碑稱爲我佛圓悟康熙四十九年坐化碑，乾隆四十五年立。）西望渾河如帶，門頭溝歷歷可指，出寺數里，再過雙泉

寺，又下曰茶棚，其北有寺曰廣禧。（明弘治年二碑，一仆於門前，朽者謝遷文王華書。）度一片石，歸祕魔崖，往還廿六七里，路極滑險也。（翁文恭日記二五光緒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已正登車，出西直門，迂回數里，經八里莊之北。申正一刻，抵四平臺山麓。杏花盛開，徘徊其下，入山花轉少矣。策騎至證果寺，寺僧純公入城，晤其徒，飯罷步崖下，與趙松子談詩甚倦。（翁文恭日記三十光緒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腰輿登山，從者三皆策蹇先往，東峯弘德寺廢寺也，杏花數百株，初開妍麗，策杖觀之。（僧瑞明寺廊得石碣不及尺，題成化十八年御馬監阿九修門外石榜曰弘德寺，在草中。）西越絕澗極仄，橋曰念佛，（嘉靖中造。）井曰龍王，（崇禎己巳。）登寶珠洞，尋肉身像，南望莽然。入香界寺，僧鑑海索余筆迹，并懇告嵩公索香燈錢。玉蘭一株正花，他處所無也。茶話片時，過龍王堂，有朱邸眷屬在彼，亟避去。過大照寺，（有海棠溝）至三山菴。其西廂最宜眺遠，兩山橫抱。僧理順七十矣，樸實，香界退院也。午還證果寺飯而行。（翁文恭日記三十光緒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出東便門十里許，有御碑亭刻神木詩（乾隆中）。其後一木橫臥（旁一枝稍小）長二丈，中空而紋蹙正，如圖畫，高與人等，按詩是明時物，云以鎮甲乙方者，有石闌護之。（翁文恭日記十四光緒元年三月初三日）

第二 廟宇

大佛寺

……過萬壽寺登眺久之，後殿燬於火，并老栢都盡矣。過大佛寺，山門已塞，左隣小廟覓得道人持鑰開門，一佛高五六丈，旁羅龍天諸相，皆飛動。庭有古松，大可合抱，枝幹離披，人以手撼其一枝，則全樹動搖如大風然，奇矣。餘殿皆圯，銅佛像露處，登佛背徧審無一字也。有鑪景泰年鑄，有鐘康熙中物，徘徊久之，日已落，亟馳入西直門……（翁文恭日記二十二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廣化寺

詣十刹海北河沿小堂飲茶，遂西至廣化寺河邊乘舟……徜徉中流，西山雲氣蓬蓬然，忘其在城市中矣。回舟登車，同至高廟，登小閣，乃地山侍郎所構。（翁文恭日記十五）

光緒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極樂寺及可園

上午詣打磨廠福壽堂辭同官之飲，卽進正陽門，出西直門，至極樂寺道中見河流清挹，（河卽高粱河，水經注所謂高粱水也。發源玉泉山，山亦以泉名也。寺明成化時建。與崇教坊元時所建之極樂寺同名。彼寺在內城東北隅，近國子監。）平野綠縵，……大有江南春意。寺中海棠紅萼未放，雜花亂開，伯宜香濤及逸山秦宜亭吳清卿編修許鶴巢顧緝廷兩舍人已俱至，徧遊寺院。海棠以外，梨花雀梅尤盛。設飲於國花堂。堂本以牡丹名，明時甚盛，今連畦皆雜樹矣。堂後廣庭有池，疊石爲山，渡以小橋，橋南爲臺，屋三間，顏曰雨花庭。（庭當爲亭，見方應祥青來閣集。）後軒老杏一樹，當窗敷露，以外皆寺圃也。硯樵後至，觴詠極歡……罷酒更游可園，都中人呼三貝子花園，相傳爲誠隱親王賜邸，道光間嘗歸寶文莊相國，今爲賣花人居矣。繞園有牆如城，外爲重門，老樹參天，地廣數十頃，昔時亭榭甚盛，今俱頽廢，佳樹古木亦十九爲薪。然曲徑平蕪，高柳疏錯，堂宇之東有曲廊一帶，下臨清池，隨土阜高下爲方亭折闌，足令林客宅心，谿叟眷眺。（越縵堂日記第十六册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早起再詣極樂寺……旋坐於國花堂……有一樹以海棠合接之，紅白相半，彌可愛玩，山門之內有偏院，雜蒔花樹，中累石數級，覆以方亭一間，顏曰勺亭，四眺野綠，高下如績。西有五塔寺，刺麻寺也。（卽真覺寺，建於明永樂時。）五塔攢竦，殊有光氣。前後多王公冢墓……如明之茶陵李文正（文正墓在畏吾村，去極樂寺里許，今湖南人以三月祭之，其父墓亦在此間。）國朝之宛平王文靖，皆葬於此……罷酒後遊三貝子園……偕竹筴至西邊歷話雲樓，登山上一空亭，遠見諸湖，湖外雲樹，直接西山……山下有花神廟，此地勝絕，前遊所未至也。晡後回車……游天寧寺，登土山，坐塔歟山房……憑欄看隋仁壽寺塔，始進廣甯門而歸。（越縵堂日記第十六冊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源寺

晨起呼車出門，詣竹筴同遊法源寺，古憫忠寺也。丁香二十餘株，作花正繁，寺宇華整，規制甚嚴。山門之內，高松森列，二門以內皆植丁香，東邊尤盛。又有白皮松一樹，雪榦孤竦，廣庭中爲重臺，登之，則星攢玉粲，華頭畢見。此寺建於唐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高麗戰亡士卒，因建此以薦福。歷代崇飾故事最多，而宋末謝疊山復抗節餓死。

於此，故其寺額明改崇福國朝改法源。而今道俗皆仍古稱，忠義之風感人深矣。寺尙有唐至德二載碑文及會昌六年景福元年重藏舍利兩記，其東西雙塔已不復存。殿前重臺蓋卽春明夢餘錄所謂憫忠高閣去天一握者也。都中梵刹雖多，大抵剏於有明，金元所建，存者已少，如琉璃廠東之延壽寺（建於遼初）西之永光寺（本元大萬壽寺）一二尙在人耳目，而延壽最號大刹，遼之諸帝屢降鑾輿，金俘道君亦寓其宇，今僅僧院數間，甚爲湫隘。永光自辨公卓錫，曹洞大興屏山湛然皆居坐下，勒碑紀法，允爲名藍，今亦惟寮廡粗存，略無名迹。至天寧之基肇興元魏（魏爲光林，隋爲宏業，唐爲天王，金爲大萬安，今額則明宣德中所改也）然當元末兵火蕩盡，今寺乃明成祖在藩時所重造，蓋自一塔以外無昔制矣。其法界代崇，雲構宏峙，緇徒守律，清規不替者，惟憫忠耳。（今寺中正門不開，有宴客者不得攜薰腥入。）（越縵堂日記第十六

冊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晡後偕寶卿紫泉鼎甫遊法源寺，摩挲唐人蘇靈芝行書寶塔頌，僧知行正書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記，金大安十年舍利函記，又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李秀斷碑，共四石，實二礎之兩面也。此石舊在安定門內文丞相祠中，嘉慶末通州白小山尙書重模刻

之，嵌於寺廊壁間，幾欲亂真。都中外城，此爲最巨刹，規制森嚴，有北藏全經。（越縵堂日記第十九冊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法源寺留春會宴集序：法源寺者，故唐閔忠寺也。余以己未賃廡過夏，居及兩年，其時夷患初興，朝議和戰，尹杏農主戰，郭筠仙主和，而俱爲清流。肅裕庭依違和戰之間，兼善尹郭，而號爲權臣。余爲裕庭知賞，亦兼善尹郭，而號爲肅黨。然清議權謀皆必有集，則多以法源爲歸。長夏宴遊，悲歌薄醉，雖不同荆卿之飲燕市，要不同魏其之睨兩宮。蓋其時湘軍方盛，曾胡犄角，天子憂勤，大臣補苴，猶喜金甌之無缺也。俄而大沽失機，蘇杭並陷，余同郭還湘，肅從西幸，京師被寇，龍髯莫攀，顧命八臣，俱從誅貶。自此東南漸定，號爲中興。余則息影山阿，不聞治亂，中間雖兩至輦下，率無久留。垂暮之年，忽有遊興，越以甲寅三月重謁金臺。京國同人，旣皆失職，其有事者又異昔時。懷刺不知所投，認啓不知所問，乃訪舊迹，猶識寺門，遂請導師，代通鄙志。約以春盡之日，會於市寮。丁香盛開，淨筵斯啓，羣英蹺至，喜不遐遺。感往欣今，斐然有作。列其佳什，庶繼蘭亭，亦述所懷，以和友聲云爾。詩曰：京國多良會，春遊及盛時。寧知垂老日，重作五噫詞。尊酒人心醉，繁花鳥語悲。且留殘照影，同照鬢毛衰。古寺稱資福，唐宗爲閔忠。於今憂國

少，眞覺世緣空，天地悲歌裏，興亡大夢中，杜鵑知客恨，不肯怨春風。（湘綺樓日記三一民國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慈仁寺

京師花事，憫忠丁香，崇效牡丹（今已枯），花之極樂海棠（極樂本有荷花，今已無），天甯芍藥（亦有牡丹及菊花），豐臺芍藥（在南西門外，地皆民家，散植邨落間，以賣花爲業，含萼稍舒，卽剪儻入城，亦有它植，皆無可留賞），十刹海荷花而已。慈仁長椿二寺亦多花，然不名一種。慈仁以殿前雙偃松奇古絕塵，傳爲元時物。（寺建於明成化時，以居周太后之弟吉祥，而相傳寺西北隅有小寺曰報國寺，尙存遼乾統三年尊勝陀羅尼石幢。吉祥爲僧後，常宿於此，故俗猶呼慈仁曰報國寺。然寺額實曰報國大慈仁，蓋已兼而有之，故雙松得爲元植。）又有毘盧閣可登眺，故遊屐時至，長椿有明孝定李太后九蓮菩薩畫像，寺僧甚祕之，別摹一幅供之丈室。（越縵堂日記第十六冊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下午詣慈仁寺，牆宇半存，殿廡將圯，寺門題榜側懸欲落，寺僧坐釘關打鐘募修之。其中荒涼已甚，花樹僅有存者，香臺前偃蓋松枝柯半芟，惟丁香數株搖曳風中耳。回

車詣白紙坊遊崇效寺，桃李梨杏諸花盡落，丁香海棠尙有餘花，碧柰一株爛漫已過，鸞枝半樹嫣紅就零，楸花未開，牡丹已含苞矣。獨坐藏經閣下久之。（越縵堂日記辛集下光緒十三年四月初一日）

過慈仁寺，荒涼可歎，一道人導入室，一穉僧全不知。乃摩挲唐幢，（在毘盧殿，廿年前寺僧曜山得之，余辨得開元字。）欲訪戒公葬處，門已鎖斷，余必欲啓門，良久始入，則戒公塔已被雨沖塌，祁文端書碑成兩截，爲之悽愴，囑僧且待我重樹此碑也。（翁文恭日記二十三年光緒十年九月初二日）

到報國寺……揖戒公塔，塔前覆一亭，置壽陽所書碑於內，見一石於殿廡下，隱隱有開元字，寺僧云新得於敗壁中，囑護藏之。（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六月十七日）

善果寺

遊善果寺，（在報國寺西半里）兩廡塑五百羅漢，有成化重修碑，太監姚姓所布施也。（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七月十八日）

善果寺在慈仁寺西北半里許，本唐之唐安寺也。（日下舊聞諸書皆言建於南梁，然爾時自是北朝，何以系之蕭氏，且唐安之名決不在唐前。）寺極宏敞，後有藏經樓，

前有羅漢山，周繞天王殿之東西兩廡，雕塼生動，依山設景，俱本釋典，傳是明代內官姚某所爲。今尙塼有太監姚公像，不知何人也。寺已屬白紙坊，蓋坊之北起於此寺矣。
(越縵堂日記丙集下光緒八年二月十八日)

高廟

晡後遊南下窪諸寺，先入龍樹院，遊人甚盛，無復坐處。……步詣龍泉寺門外，貴官車騎喧闐，遂却回入山西人所造高廟，有亭翼然。……又有閣道橫跨蹊間，設級儼橋。……青林黃葦，間以塔寺。其南有敞軒，繞以修闌一帶，可以列坐。……又入一寺，亦名高廟，山門聳峙，石徑曲抱，而殿廡迫窄，無可憩息，欲遊隔巷觀音院，以日暮回車。(越縵堂日記癸集同治十三年九月初九日)

靜默寺

訪本寺主瑞月和尙，寺有碑二，一方望溪先生文湛高書，一王揆文王澍書，皆名蹟也。望溪文見集中，所稱海寬和尙者，蓋誠樸明敏極有識力之僧，今幾傳而蠢蠢者不足與語矣。(翁文恭日記三同治元年六月初七日)

天仙庵

內子兩姬詣天仙庵觀劇，庵在西草廠胡同，有尼居之，近忽演劇三日，內外城閨櫓珠佩無不往者。相傳乾隆中有公主焚化於此，至今其尼得出入戚里，且通禁中，故第幃時臨，威儀頗肅。（越縵堂日記庚集上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法華法藏二寺

飯後至放生池，無所見，復遊法華寺。（在池西南半里許。）寺爲元時劉某所創，明內監阮治阮河葬地，有天順年間張駿碑一通。（字佳文俗。）方丈覺正（名融性）寧河人，曾任都司，屢升屢革，棄去爲僧，年才四十許耳。最後遊三塔寺（土語如此卽法藏寺。）有碑，景泰時立，撰書皆江南人，亦中官所建，寺已荒盡，佛像露立，而一塔巍然。從磚罅入正黑，十級後始露光，凡六層至巔，天風浩然，蓋京師之塔可登臨者惟此耳。長嘯而下，（壁間題名不及看，內有康熙四年者二，則古迹矣。）第一層盡處則佛像甚多，疑是宋遼時物。（翁文恭日記二四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崇效寺

哺詣香濤同慶伯六舟冑夫廉生偕至南下窪之西偏訪崇效寺，古棗花寺也。唐幽

州節度使劉濟舍宅所建，（事載析津志，見永樂大典，徐星伯說。）寺中牡丹昔時最盛，有綠黑二色異種，又多雜卉，今廊廡半圯，殿門僅存，僧徒貧甚，聞其中花木多賣於人，庭院荒蕪，幾斷行迹，殿後藏經閣尚無恙，殿西破屋數間，壁嵌唐王仲堪墓志，吳荷屋中丞得之，廣渠門外者，徐星伯有記，亦刻石，其外爲西來閣，已傾墜不可登矣。寺僧出青松紅杏卷觀之，康熙時盤山僧智朴字拙安結菴青溝，繪爲此圖，一老僧憑松而立，蒼枝虬互，紅杏夾之一，沙彌手執一芝立其下，有康熙辛未王漁洋題詩癸酉朱竹垞題詩，前有行書青松紅杏圖五大字，蓋亦出漁洋筆也。其後如陳子文查初白翁覃溪法時帆吳蘭雪皆有詩，桂未谷孫淵如諸公題款尤夥，而野僧貴官之惡札亦相廁雜，然寺僧頗祕之，不輕眎人也。傍晚復遊龍泉寺觀張茶農所繪龍泉寺圖，甚深秀。寺屋華潔，僧富而壽，香濤謂是良田廣宅供養所致也。以香茗飲客，爲盡數椀，偕冑夫立寺門外，看西山晚霞相賞，有越中里居意，麀伯邀夜飲燕賓齋，二更歸寓。（越縵堂日記）

第十六册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傍午坐車詣白紙坊崇效寺，以今日偕敦夫及吳介唐陸漁笙錢冑夫也。諸君相繼至，坐青豆禪房，觀拙菴和尚智朴青松紅杏圖卷，此卷以漁陽竹垞初白諸老題詩之

故，後來觀者無不留名，疥蚓續貂以希附驥。余觀之三度矣，竟未附一字。詣西來閣下旁舍小憩，讀壁間所嵌唐王仲堪墓志，午飲於靜觀堂，順治丁亥王孟津所題也。（越縵堂日記乙集下光緒七年五月初十日）

夕照寺

上午詣夕照寺，由三里河而東，復數里，行曠野中一二里方到寺，已將及左安門矣。（今呼沙鍋門）庭芷逸山獻之皆先至，寺僧僅一二人，皆杭僧也。寺創於明時，爲西山浙僧分院，規制頗隘，而廊宇雅潔，窗檻明靚，有江南風。後殿右壁有北人陳松壽山畫松，左壁有王安崑平圃所書沈約高松賦，後有跋，言京師左安門外弘善寺靜觀堂有陳香泉禹之鼎兩君畫壁，觀者雲至，夕照寺恆吉師欣慕之，乾隆乙未夏六月因乞陳壽山畫松而平圃書此賦，今日寺僧言陳君畫時年已將八十，當暑盤薄，頃刻而成，其畫雄深蒼古，腕力絕人，王君謂其筆墨陰森一堂風雨，洵不虛也。王書作行草，亦婉勁有米襄陽董文敏之風，沈賦見其本集，有云葉拒禽蹤枝通猿路，又云飛蓬下捲明月孤懸，爲一篇之警策矣。東院有挹翠軒爲燕坐處，庭中有竹樹小池，對軒有平臺，上設欄檻，牆外環以楊柳，野景蕭寥，女牆掩映，南望荒亭一二錯峙榆槐，卽馮益都萬柳堂

也。……（越縵堂日記第十九冊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花之寺

偕冑夫至慈仁寺看花，映梅杏梨諸花已過，丁香金雀正盛，毘盧閣下碧桃一樹尤豔絕人寰。登閣小憩，復驅車出南西門至花之寺。（本三官廟也，曾賓谷題額曰花之寺。）殿前對植海棠二本，蓋二百年物，高及脊棟……平生所未見也。東院一株，枯幹旁生，穠花簇枝，明麗尤絕……方勉甫舍人受甫戶部兄弟偕周伯蓀編修梁有常兵部設飲西院，強邀入席。院之前楹有井，泉極清冽。勉甫兄弟攜龍井茶烹之，色味俱佳。傍晚酒畢，至後院后牖看野色，松柳卓峙，新綠滿疇，復至花所，夕陽綺映，裴回久之。（越縵堂日記第十六冊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花之寺曾侍郎燠所題也。本名三官廟，蓋卽韋公寺。劉同人帝京景物略所稱武宗朝內侍韋繆所建，賜額宏善寺，在左安門外二里寺內西府海棠二株左右列者，是也。惜所謂臨流水亭柰子古樹不復可問，而自一井以外亦並無深谿里許荻花蘆葉之觀。（越縵堂日記第十六冊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下午坐車出右安門獨遊花之寺，本三官廟也。余自壬申到此，已八年矣。佛殿前海

棠二樹高竦繁盛，不異曩時……左院舊有四五樹，今只存其一，右院卽曾賓谷題額處也……寺外有花廠可挹野趣，裴回久之。（越縵堂日記甲集上光緒五年閏三月十三日）

策騎出南西門訪花之寺海棠……寺僧玉上人七八年前見之。（翁文恭日記十一同

治十年三月初一日）

南頂

午後偕梅卿仲彝出永定門十里，遊碧霞元君廟，土人所謂南頂也。自初一日開廟至今日止，遊人甚盛，廟中高松百餘株，皆因樹蓋，設棚酤飲，裱熏騰綠，錯坐其間。廟外有橋，橋西有土阜曰九龍山，山下爲涼水河，河上跨橋三洞，曰永勝橋，正對南苑之大紅門，橋之南北東西架席棚爲遊人憩息之所，酒幟茶檣，櫛比而立，梅卿邀同小飲，臨河洒然，涼風四起，南望苑中樹色蔚深，濃綠無際，西山遠映，層青繚煙，時已夕陽，山之上下皆設欄檻，釵光鬢影直接水次，彈詞絃索相間而作。雖帝都春色，略似翰苑人才，鍾嫻弄姿等諸自鄣，所可流連者，山水清暉，大有江鄉風景耳……都中有五頂之稱，皆碧霞元君廟之在郊外者，惟中南爲勝。中頂在右安門外地，近豐臺，花圃水畦，野趣饒洽，歲以四月一日開廟，而南頂以天橋盤馬流水遊龍趨捷相逐，沿爲故事，故遊

者尤多。（越縵堂日記已集第二集光緒三年五月十七日）

中頂

今日右安門（俗稱南西門）外俗謂之中頂者，賽會甚盛。其地去城十里而近，曰草橋。爲衆水所歸，荷池互數里，居人以種花爲業，豐臺萬柳堂皆在其旁，國初之祖氏園年氏園亦在焉。（吳岩遊中頂詩言歲以四月一日開廟，今以六月一日，不知始以何時也。）（越縵堂日記壬集第二集光緒四年六月一日）

白雲觀

是日邸鈔御史張廷燎奏京師城外白雲觀每年正月間燒香賽會，男女雜沓，並有闌房屈曲靜坐暗室，托爲神仙怪誕不經，請嚴行制止，詔從其請。（越縵堂日記庚集上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覺生寺

騎馬過覺生寺，（俗名大鐘寺）看永樂年華嚴經鐘，鐘約高三丈，徑六七尺，中外皆刻經，旁有乾隆詩碑。（翁文恭日記三十一光緒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出德勝門有水稍迂折，至大鐘寺，僧云此本鹿圈，雍正初聞覺和尚奉勅建此寺，移

萬壽寺大鐘，百餘年未嘗重修。（翁文恭日記三十六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

東嶽廟

姬人詣朝陽門東嶽廟燒香，……廟中本有元人劉元（今誤爲劉鑾鑾乃金末元初人，亦善篆像，嘗篆燕四賢祠，見郝伯常陵川集，元官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見元史方伎傳。）所篆諸神像，奇妙殆絕，今蓋已久易矣。（越縵堂日記第十六冊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慈慧寺

過慈慧寺，寺在阜成門關廂西頭路北坡上，門外一碣卽蜘蛛塔也。（明人黃惲記。）觀大殿後倒影處，倒影者殿門下處有一穴，大如盂，有陽光入，樹影倒垂，人自外行則全身皆見，影皆倒，僧云陰天更顯，莫測其故。至後院看則蓬蒿滿地，院才丈許，土牆繚之，何緣有光耶。（翁文恭日記二十四光緒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摩訶庵

遊摩訶庵，（八里莊東門內。）觀九蓮菩薩畫像，（此像乃慈聖李太后，本在慈壽寺，寺今拆成平地，故移奉於此。）在一小殿旁，丹青黯淡，作倚欄狀，欄外二童子耳，

(本幅有七八段題識，有法式善吳嵩慶王軒，餘不能辨。)登其東南阿樓，壁上題字係乾隆丙辰詩，却不佳，此庵明太監趙政墓也。(翁文恭日記二十四光緒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福慶寺

已初出德勝門過土城小豁門福慶寺，寺土岡中東向，有別院，曲廊幽室，小坐飲茶。(翁文恭日記三十五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善緣庵

至善緣庵訪樵野未到，與僧語。庵之南卽澄懷園也。策騎過……池臺化爲田疇，惟斷橋尙在，松柏稍留，舊居無從辨識。家國之感淒然淚下。(翁文恭日記三十五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八日)

碧雲寺

赴香山查健銳營房……辰正到碧雲寺，寺在山麓高處，望之巍峨……鼓興登後山，山蓋魏璫墳也。乾隆中始剗平之，以其地包入寺內，作五塔鎮之。歷二百餘級始登塔場，塔皆巨石，不能上，俯視玉泉昆明，風煙莽莽，對之長歎。(翁文恭日記二十二光緒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登碧雲寺後最高處，一塔（塔不能上）上四小塔，旁羅八塔，雕鏤佛像，甚細，乾隆中用以鎮壓此山者也。徘徊久之。（翁文恭日記二十四光緒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乘肩輿歷青龍橋而西，過健銳營，至碧雲寺，直登寺後高臺，松聲蕭然，默坐良久，寺東院御座房尙整，玉蘭一株正花，挹鳴泉盥手。主僧他出，知客僧曰德璽，曰玉山，德老，玉尙不俗，打鐘僧陝人，贈以一金，寺最高，拾級三百，僕輩扶掖猶可支持，輿行五刻餘始到。（翁文恭日記三十七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四 園林

適園

出後門到醕邸新闢之適園（在饒子胡同）陪殷譜經坐，有惠王謙公及澤公澍貝勒，遍遊各處，臺樹池石，殆無以過。適園者乾隆中某官所構（和珅之戚）已廢矣，醇邸以三千五百得之，增廓西邊極閎敞。（翁文恭日記二十一光緒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秦家花園

再挈斌孫遊後湖秦家花園泛舟，微雨持蓋而坐。入瑞應寺，有文光果樹，入廣化寺，

司客靈山方丈魁一皆曾相識者。（翁文恭日記十八光緒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劉家園

是日與麀伯香濤諸君約以初八日集劉家園泛舟。園在十刹海之西，北河之東，有漁屋豆棚，池周五里，半爲蓮芡，有小舟二三可坐，都中所罕見也。（越縵堂日記）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五日

萬柳堂

……至萬柳堂，廉野雲別業也。子昂有圖，今無，呂才補之，阮元記之，存壁間。康熙中馮溥得其地，募人種柳五株，卽爲地主，傍城隍上柳陰濃綠，今無一存矣。堂左有樓，石廷桂摹仁皇御書於上，蓋後歸石氏也。今爲拈花寺，無可觀者。（湘綺樓日記）
同治十年四月十四日

傍晚遊萬柳堂，已爲佛寺，門垣俱圯，僅存御書樓三楹，尙完好。阮文達題元萬柳堂四字，八分書。樓上中間有石刻簡廉堂三字爲聖祖御書。兩旁壁間皆嵌石刻詩，樓外有欄，眺望甚美，春夏之間，彌應佳耳。樓西爲大悲閣，尙藏絹屏一扇，爲朱野雲（鶴年）所畫萬柳堂圖，阮文達書趙文敏所賦廉園詩於上。文達以爲此地卽元廉野雲之萬

柳堂而馮益都因之。後石倉場改爲拈花寺。然予考朱竹垞日下舊聞錄廉希憲萬柳堂於存疑卷中，是已莫知其處。當日益都開閣延賓，最稱好事，竹垞親爲坐客，使舊址可尋，不容不知，未悉文達何所據也。（越縵堂日記第十九冊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怡園

得星翁書以前日怡園宴集七律一首見眎，怡園者太傅居第本宛平王文貞宅也。陳其年曾爲園記，相傳其山石猶出張南園手，今傾頽半矣。（越縵堂日記甲集光緒元年正月三十日）

嵩雲草堂

午詣午子橋嵩雲草堂，偕敦夫子尊介唐等七人集池北精舍……堂於丙子歲河南士夫構爲燕集之地，池北精舍在西偏，本接待寺後院，近又新闢之者，朱闌一帶，外爲曲池，池旁疊石，有洞有磴，可登陟，池上有亭，四周皆波黎窗，池北爲堂三間，前後朱扉高敞……精舍之北有舞榭，其東爲屋，自門至北廳凡四重，堂廡周迴，北廳前有朱藤五六本。（越縵堂日記丙上光緒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

岳雲別業

葉煥彬送詩來。卽和一首。岳雲別業爲張塾秋祠，因以爲其故宅，頻宴於此。其後爲南橫街，張孝達所居也。（詩云：張侯昔寓南橫街，我時布衣徒步來，風塵瀕洞四十載，又見新張門館開，兩公儒官耻儒術，南海先生想蹋躅，改更祖法師呂王，誤道讀書先讀律，六臣駢首九夷來，李相乘時然死灰，倭人和議重興學，明詔始徵天下才，先從首善立模楷，不比燕昭延郭隗，二張並命定學制，誰料求才空費財，改院爲堂一反手，獨飭船山可仍舊，不知新舊何異同，但怪嚴梁效奔走，我時作奏欲主事，請言倭利非吾利，趙公笑我同葵園，阻遏封章不郵遞，二張同時得發舒，學費流沙取鑼銖，舟車權算無不有，騷然煩費如軍需，學子翻然思革命，一時鼎沸皆梟獍，廿二名城枯朽摧，繫組無由依晉鄭，兩臣先死不從亡，翻得佳名謚達襄，共欲鑄金思范蠡，居然鳴玉步文昌，前時臺榭皆依舊，今我重來酬杯酒，因君感慨一長吟，北江南海空回首，南窪蘆荻似前時，飛絮漫天春影稀，沉吟對此不能醉，華屋山丘多是非。）（湘綺樓日記三一民國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誠園

趙价人邀遊誠園，余與五兄及松籌兩姪同往，在坐有蓉丈。誠園頽廢久矣。（翁文恭

日記一咸豐十年四月初三日

馮氏花園

度盧溝過橋七八里至小屯莊馮氏花園，此園乃馮子立兄弟所創，子立宦成，其弟一亭善病，乃營僻地種花築室，儼然世外矣。（翁文恭日記二六光緒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出西便門……抵小屯邨馮氏莊園，前廣州府知府汴人馮子立（端本）所建也。子立被鐵香劾罷後，年未五十，遂居京師，其弟一亭營此地以藝花卉。廣二十餘畝，外爲土垣，徧植榆槐環之，門徑曲折，全似山家。中有草亭覆井施桔槔，日以一騾旋之，行水灌園。芍藥連畦，望之無際，牡丹兩畝相望，亦各畝許，作花尙盛，有大徑七八寸者，諸色皆具，惜黃者已落耳。緋桃十餘樹，穠艷如笑，薔薇月季花大如盃，南中佳木如枇杷月桂亦俱有之。屋僅十餘楹，東偏有樓可挹西山，中爲屋三間，主人居之，後卽花窖爲飲客地……（越縵堂日記壬集下光緒十四年四月初五日）

午抵小屯邨，園外榆柳成林，覺較去歲益增佳觀。入門下車，芍藥二十餘畝，花開如錦，一望無際，可莊旭莊兄弟及仲弼叔容子培俱已至，歷覽園中草木，循畦入籬，佳趣無盡……主人馮一亭各贈芍藥一束，風流好事，亦近日之勝流矣。園中新置竹柴數

間，蓄二鶴二錦鷄二孔雀二雁……（越縵堂日記癸集下光緒十五年四月三十日）

樂氏園

未初忽思訪樂氏園，乘車沿玉泉，松樹夾道，至青龍橋，有市，出北門入山腹，屢問訊始得之。樂氏同仁堂主人，此卽其墓廬也。松柏雜花上下掩映，有石有樓，有廊宇，登眺良久，後山如畫，此地名董司墓，產桃最有名。德曉峯於其西築室始興工，北與寶藏寺相近，寺在山腰，今中人居之矣。適高陽亦來，不期而遇，長談啜茗，策騎西行里許，得遺光寺。寺有正德三年康熙×年兩碑，述內侍重修始末極陋。（元時名龍泉庵，本朝達天和尙嘗居此。）（翁文恭日記三五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乘車訪樂氏園，登樓看山，絕似鴿峯光景，悵惘久之，尋寶藏寺。寺距此三里，在山腰，可通車，今爲中官汪姓所居，長廊抱山，窗以玻璃，兩山掖門，空其一面，昆明如鏡，步覽一周，亟去之。到遺光寺，寺僧秀三（名德山）春間識之，習柳書，自云解吟詠，案頭一册有余少年書。（翁文恭日記三十五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七日）

飯罷遊樂氏園，坐北樓，因入遺光寺，與僧秀山登寺後小亭，亭在山麓，俯瞰昆明湖，動盪樹梢，亦云高矣。（翁文恭日記三十五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

第五 第宅

醕親王府第

邸鈔皇太后懿旨：醕親王奕訢奏，現居賜邸爲皇帝發祥之所，敬稽成憲，應否恭繳，請旨遵行等語。醕親王府第爲皇帝潛邸，應恪遵雍正二年成憲及乾隆五十九年諭旨，升爲宮殿，準其恭繳。貝子毓棣府第賞給醕親王居住，並賞銀十萬兩，由王自行修理，俟修竣後再行移居。西直門內半壁街空閒府第一所，著賞給毓棣居住，並賞銀一萬兩修理。（越縵堂日記癸集上光緒十四年九月初一日）

錢糧胡同耆錢春故宅

往錢糧胡同看屋，屋爲故相耆錢春園亭甚完整，樹石不甚疎秀，上房九楹最好。

（翁文恭日記十一同治十年一月二十二日）

錫蘭胡同王懿榮宅

至錫蘭胡同訪王廉生久坐，廉生迻居後尙未造之也。室宇華奐，客次後有山石，具窈窕之致，磴洞甚設，上有喬木，碧廊四匊。數年前爲尙書廣敏達公（廣壽）宅，廉生

以萬金得之。尙書嗣子仍居東隣，又東則故大學士官文恭公宅，昔年亦歸廣尙書，今爲禮部續侍郎（續昌）宅矣。（越縵堂日記壬集下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二日）

保安寺街季文敏宅

余以甲戌孟秋由鐵門移居保安寺街，故閩浙總督季文敏之舊宅也，有屋二十餘楹，久廢不治，屋多穿漏，院宇荒蕪，地窪陷以鍾水，牆土赭以蔓荊，狐彪所宮，相戒勿入。余課童僕，召匠役，以鉏以耜，以圻以旒，欹者直之，坳者平之，甃其中唐，翊以廊廡，闢壤度隙，徙鐵門所植海棠二，丁香三，梧桐一，垂柳一，朱藤一，扶疏而栽之，土瘠以礮，惟丁香及藤得活。於是每歲中春，徧購佳樹益補種之，而碯壤惡疏，月日繼萎，迺澆以清泉，易以肥土，僮力弗輟，歲事益勤。自是十年，東偏屋圯，圯以爲圃，圃西室二間，通之爲一，狹長如舫，三面啟窗，玻黎洞明，一面爲戶，隔以疏簾，藏書滿中，微風四來，牙籤響答，坳室爲廊，外飾碧檻，朱闌護之。圃中有竹數十竿，有海棠梨柰桃李紅杏棗紫荊各一，梧桐常棣各二，被薜荔於東牆，環芍藥以短檜，名其廊曰花影廊，名其圃曰小東圃。室之北有欒枝二，欏桃二，紫白丁香各一，其西間以朱扉，別爲小院，朱藤一架，覆無隙地，花時錦粲，朱霞滿天，綠陰交加，不知伏日，牆側有槐一，別有紫藤一本，坳之而起，交花接

葉相競益高，名其室曰碧交館。其旁小軒曰聽花榭。室之南有垂柳二種之。三次乃活。今皆合抱，高出屋山者丈餘。柳南有文杏一，迎春一，又丁香三，卽所遙者也。余以此室既具舫形，樹陰周合而缺其一面，取軒縣之義，名之曰軒翠舫。亦以出於僦居，有牽船就岸意焉。每至春分以後，上巳以前，新綠漸生，雜花互發，巡檐繞樹，把卷行吟，首夏清和，碧陰始滿，惹箭萌而解籜，澤柳旄而下垂，往往粉染吟箋，絲縈研几，花雨沾幌，絮雪撲簾，擬清供於山家，窮幽居之勝事。迨至薰風入律，長日如年，新蟬乍來，晴鵲時噪，萬卷橫席，一榻當窗，午倦欲眠，夢清乍醒，蒼翠匝於枕畔，映蘂比於壺中，茶香正濃，北風微動，輒洒然自喜，莞爾忘言，以爲箕穎不足誇，羲皇匪在遠也。……况此街也，順治時則成青壇相國居之，康熙時則王漁洋尙書及邵青門陸冰修皆寓焉，乾隆時則梁侍郎敦書居之，嘗遙保安寺之奇殭石於其宅，而翁覃谿閣學之詩境軒卽在余對門，今已分爲二，一屬歙縣曹氏，比年張溫和尚書家租居之，一爲清江館矣。而阮亭宅有老樹，余門首有老栳大十餘圍，亦百餘年物，或卽王邵諸君所婆娑觴詠者也。……（越縵堂日記壬集上）

鐵門宅

鐵門有兵馬司署及文昌歌院，向傳居者不利。予門對司署，其隣宅自歸安姚文僖居之後，數十易主。近年喬松年河督修葺之，題門額曰千年鐵門限，蓋欲爲久居讖也。然不兩年河督由倉場侍郎外授，胡家玉左都繼之，一年卽貶官，同里如徐壽蘅侍郎馬恩溥閣學，皆居此甫逾年，徐丁憂馬出爲江蘇學政卽卒。（越縵堂日記癸集）

第六 陵墓

附祠祀

明長陵

至昌平州出西門直北沙道八里許，明長陵牌樓，三里三座門，一里碑亭。（長陵聖德神功碑也，陰刻乾隆御製哀明陵詩，旁刻乾隆丁未修復明陵詩，右側刻嘉慶御論。）亭後石馬石人等連屬三四里，再後爲五孔七孔橋，皆圯，遂入大壑，登高陂，始見石道，地益高，抵陵門，內爲祿恩門，門三楹，內爲饗殿，崇閣鉅麗，目所未覩。殿後一門，門後石五供，後爲明樓，迤邐三折而上，上立鉅碑，題曰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石赤理，其後寶城如月形，松柏鬱然，下卽地宮矣。遙望黃瓦掩映山谷，可見十一處。坐良久，乘馬由東道歸，距陵十餘爲卡子門，城牆帶山，氣象甚壯，自昌平西門至陵二十五里，由新

莊至波路亦如之。(翁文恭日記四同治二年七月十七日)

明景帝陵

自遺光寺乘馬西行二里許，尋明景泰帝陵，隱隱有封，外有圈牆，牆內墾種，陳根徧地，距隱隱之封只數武耳。距封一畝許，有白石碑，前刻高宗題明景帝陵詩。(己丑年)並論一則，碑陰大字一行，曰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翁文恭日記三十五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九日)

定南王冢

出阜成門吊豐荷亭之父喪，談良久，歸過定南王冢，冢在屋中作兩石屋，奇甚，荒草斷阡而已。(諭祭碑尙完順治十二年。乾隆一碑埋土中)。(翁文恭日記三十光緒十七年三月十三日)

伯哈智墓

晨偕鄭工頭詣工次。……飯後乘車於後山周覽，西北村曰蕭北哨，稍南曰和營，後有古墓，有碑四通，曰伯哈智之墓，稱爲先賢，蓋回教祖師，碑稱洪武中獻策云云，不可考也。至今回民春秋祭掃，車馬闐喧。(翁文恭日記四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翁覃溪祖塋

策騎出永定門，沿城至南東門南，東行八里許，至十八里店，尋覃溪先生祖塋未得，因拜徐恭勤墓，食於丙舍。詢其守者藍姓，盡得翁氏塋地四址及墳丁孟姓伐木耕種狀，乃逕赴北店觀音庵對過大道西高坡上，隱隱見石椿字，下馬訪之，荒冢累累，無立足地，尋得孟姓小子一人，詭言其父已死。其兩兄他出，因帶至觀音菴，厲聲盤詰，始得其兄孟祥發砍樹諸情形，并出其父跪求，再至塋地，出斷碣於土中，則高孺人碣，覃溪翁所書也。（翁文恭日記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翁覃溪墓

令李林訪覃溪先生墓，覆稱在左安門外東南數里十八里店北小店觀音廟對過道溝路西，坐西向東，看坟人孟德興、孟德順等，十八里店按家乘知之，然訪之數年矣。至是始得其詳，爲之一快也。（翁文恭日記同治三年三月十三日）

十里莊義園

出永定門過安樂林小廟（明弘治碑），赴十里莊蘇太義園，過鐵匠營觀音廟（明成化碑，萬安碑，文頌太監阮某），入義園，至後空地尋吾家殤冢，僅見三口碑，乃小石。

有訛字，嗟歎不已。尙有二塲未尋得，義園中竟有青苗一畝，斥主守者李姓，東行過徐家墳屋……徐家者故河帥晴園先生（斫）也，今子孫凋零矣。食於礮礮門外茶館，頗有酒意，乘興東北行，問肅王墓，三里許得之，入觀架松，真天下之奇矣。庭凡六松，北二株最大，二株中東一株尤大，二株皆有架……所蔭幾五七丈，皆虯龍飛舞，高不過一丈餘耳。（翁文恭日記二七光緒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西便門外葬地

出西門五里許，有寺曰法雲，其地沙水回抱，其東有地四十畝，龍氣甚旺。（旗地歸上三旗，東有蕭村張村，御果園在其左相毗連。）又東曰核桃園二十畝，甚好，樹南家所置，復經所謂鍾瑩者無地。未正抵東郭，住樹南丙舍，於樹南祖塋前相劉氏塋四十畝尙有氣。（翁文恭日記四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平明行，竝山北東趨十四里曰馬店，又十六里高麗營尖，遣帶路者楊姓歸。又三十里抵橋子，橋子有地一區，朱楸堂師家所約看也……自橋子西北入山，偕一老僧至其地。陂陀數重，四山圍繞，形勢猛厲，來龍短而急，非佳壤也。（翁文恭日記四同治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北詣延樹南處……樹南言其核桃園地可以見讓，爲之感涕。夜彭芍亭來館，約明日往西直門外八里莊看地。（翁文恭日記四同治二年十月初三日）

天未明起回橫街，隨五兄過芍亭於長春寺，遂與同行，出西便門西趨尋尹姓者，引至棗林之石槽（二十四畝）尚可用。北趨至八里莊恩濟莊廟，廟僧領看數處，歸食於僧舍。（僧號覺品，其師弟號馨光，皆樸實）西南趨又看數處，皆不佳，最後到眞家墳，有地二十畝，尚有圓神……（翁文恭日記四同治二年十月初四日）

至核桃園周圍履度，來龍處有窯二座，然脈旺不足爲害，四字無雲，諸山呈露，諦觀定爲吉壤矣。（核桃園在昌平正東約十里，北有村曰官窯，約半里，南有村曰北新莊，亦半里許，東南村曰東營，炊煙相望，不過數百步，種地人蕭姓，東郭丙舍楊二格，其子秋兒喜兒……皆樹南家墳丁也）（翁文恭日記四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照公母出殯

昨日照公母夫人出殯，塗車芻靈之盛，蓋自來所未有。傾城出觀，幾若狂矣。沿途篷座絡繹，每座千金，廷臣往弔者皆有籍，李侍郎未往，頗忤意旨。（往弔者易素衣摘纓）

（翁文恭日記十同治九年八月十七日）

浙紹鄉祠

都中鄉祠本曰稽山會館，不知何時爲酒客公所，遂雜瘞神像，稱浙紹鄉祠，而祠旁有眼藥庵，亦屬焉。中有銅觀音像，昔年羅家福掌祠，召一惡僧居之，遂設三教堂矣。閻王廟街亦有張相公廟，蕭山人所建，康熙時邑人少詹事周之麟有碑記，而紀文達誤以爲祀唐節度使張仲武。（越縵堂日記庚集上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趙忠愍祠

颺民言前日至憫忠寺西華陀庵訪明御史趙忠愍公祠墓，其地爲雲南久客者所聚居，庵之東偏祠屋三楹，荒陋已甚，祠後皆雲南人叢葬地，荆榛沒脛，忠愍墓亦在焉。僅立一石識之，亦無碑碣。案趙昆明人，由舉人知縣官御史，甲申之變，巡視中城，死於賊，福王時贈諡恭節，乾隆四年御史雲南人傅爲訥疏陳其事，賜諡忠愍，建祠憫忠，祠右額曰景忠。今知之者眇矣。甯州劉大紳寄菴文鈔言忠愍死於白帽胡同，其長子從德亦死，蓋卽其地也。（越縵堂日記乙集第二集光緒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顧亭林祠

初九日偕香濤冑夫逸山廉生登毘盧閣，……是日於寺外西偏顧亭林祠前見有

井，其幹刻開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建造十三字，又祠門內左壁嵌唐咸通九年幽州押衙使王君夫人張氏墓志銘，鄉貢進士李玄中撰夫人之子弘太書。（越縵堂日記丙集同治十年九月）

松筠菴

上午詣教場胡同松筠菴。……菴卽楊忠愍故宅，其前爲忠愍祠。有桂未谷分書趙味辛所撰楹聯云：燕市宅依然，兩疏共傳公有膽；鈴山堂在否，十年不出彼何心。語意未能賅括。（越縵堂日記丙集同治十年四月初十日）

甬夫來因借至松筠菴，以今日與甬夫六舟清卿同饒孫琴西并邀孝達慶伯漱蘭共飲也。……徧覽諫草堂中石刻，諫草堂者，道光中道州何紹基所題，堂爲僧心泉所新闢，杭州布衣張受之刻楊忠愍疏草於石，因嵌之堂壁也。（越縵堂日記庚集同治十二年三月初八日）

第七 故事

庚申之變

聞聖駕出巡，廷臣有伏地力爭者，磨之出。六宮先行，肅順隨扈，惠親王等均扈蹕行。
(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八月初八日)

順天府探報：夷兵自十間房（距東直門十餘里）東抵通州，連營不斷，小船裝火藥砲位由津運通，通州四門均閉。夷兵不攻城，但劄州牧速辦牛羊犬馬等物犒師。夷兵所到，市人從之者甚多。餽餼數枚易銀一餅，而我軍飢不能堪，到處搶掠。游騎往來於沙河齊化二門之間。（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

據報云：十二日僧王出隊，自午刻至子初始齊集。甫出隊，遇賊大敗。大營退紮安定門外八公主墳。瑞相國營退紮黃寺。瑞營有文書知照順天府備牛羊等物。周相國云，宜釋巴魯處之賓館，娛以女樂，懇其議和。兩相國之謀猷如是。（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八月十四日）

傳聞彰儀門閉，圓明園有警，劉升入城，中途折回。星伯至新店折回。張松坪來，始知昨日申刻夷人直撲淀園。恭邸以下倉猝出行。淀園想已被蹂躪，不知攻城否耳。聞僧王退至北頂紮營，瑞相退至新河。（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擬到蘆溝橋探聽消息，路逢難民老弱婦女累累不絕。至呂邨聞朱氏昆仲已移家

入山（在壘子蔣地方）張三亦去矣。廿二日晚間，恭邸桂相國文金吾皆移駐長新店，恆制軍亦到此。而長新店又有訛言，居民紛紛遷至呂邨一帶。過蘆溝，遇逃兵甚多。申正抵彰儀門，門閉不得入，住和合客店……遇蔡練江大令，假一被擁之，與練江談徹夜。有山東勇陳勝（臨清人）自言紮營土城內，廿二日奉調出隊，甫出而本營火起，遂逃於此。（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今日留京辦事王大臣等赴華嚴寺與額勒錦巴嘎哩講和，昨日申刻已縱巴魯出城也。恆祺力保巴夷出城，並言願捐銀四十萬。（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五日）

午刻恆祺持令箭開德勝門，騎卒前導，夷酋額勒金按部入。約三四百人，露刃徐馳，觀者不禁，住國子監公館。又有夷兵馬隊千餘駐安定門外，於城樓上徧插旗幟，呼嘯不已。（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九月初一日）

是日英國換約，以禮部爲公所，陳設華美。午刻恭邸至，留京大臣內外城團防大臣咸集。巴嘎哩先到，恭邸立而迎之。與坐有頃，額勒金來，設鼓吹，乘八人綠輿，帶馬步隊若干。恭邸降階迎，額魯見恭邸，免冠鞠躬，賓主坐。額魯熟視良久，巴嘎哩與恆祺皆立侍，以和約彼此畫押，即登輿去，恭邸送之如初。巴嘎哩先以六騎周閱城樓，疑我設伏

也。（翁文恭日記一咸豐十年九月十一日）

奉宸苑借款

同福相訪醕邸商奉宸苑借款事，（三十二萬。）因談鐵路改議事，邸意怏怏以爲與香濤定議不應中變，語極長。（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八日）

庚寅夏之大雨

昨雨徹夜，今日忽作忽止，作則傾盆無屋不漏，外間倒墻敗屋者所在皆是。余家馬號墻皆塌矣。……子初二刻大雨如注，廳房漏，移住上房，夢中忽聞轟然一聲，驚起始知後墻塌，呼更夫，二刻始有人磨，不敢再臥，惟聞各處倒墻耳。（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六月初二日）

雨不止，卯正起與東隣之墻，往東院之墻，小客廳之墻，馬號之墻，無不塌。大廳東屋花廳東廳新起西廂無不漏。西席住屋七保住屋頂蓬皆落，情形尤重。移置書箱，料量臥榻，極忙。庭院水深半尺外，孫兄來告伊後墻五間齊塌矣，飯而去。自卯至申正未住點，較癸未年更甚矣。正焦急無如何，西北風起，不及兩刻，青天窗夕陽一角在高樹，如獲更生也，蓋爲窮檐之民及耕甿言也。（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六月初二日）

上諭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尹查有無被水處所及京城內民居倒塌者有無傷人。九衢水溢不能入值。西直門外水過高粱橋，南西門外橋被沖……是日丑刻雨，天明時雷一聲，竟日雨，較前日爲小，然已淋漓矣。（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溼雲如墨却不雨，未刻開霽，聖心昭假，不勝欽服。蓋上無時無刻不瞻天歎息也。……入署先策馬後步行，將至不能步，乃至中元錢店呼車，水過車軸，堂不漏而潮氣觸人，坐兩時許，忙甚，各司皆漏，寒士趨衙可念也。（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昨夜雨，子正二刻大雨傾盆，夢中驚醒，西北角後牆亦塌……六舟言北河開口三處，房山良鄉涑水衙署皆塌，一片汪洋無可查也……計一日中雨五六次，亦忽見日光，仍蒸溽……夜分大雨，後牆隆隆又頽，不敢睡，乃移榻於裏屋。（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六月初九日）

卯正殷雷一聲，雨翻天瓢。計其時引見猶未畢也。辰正到書齋，上心以秋禾爲念，憂形於色……退時雨止，午後露日，竟似開霽，而氣仍鬱。申酉間復雨一陣……黃昏雷，亥初二刻大雨數陣如波濤在空，雷電往南去。（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六月初十日）

雨過大霧，上祈晴，大高殿宣仁廟，巳午間開霽，申正聞雷，小雨旋止。（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

太后發節省銀五萬交順天府賑濟。設六門粥廠，撥米一萬五千石，派京堂六員分駐孫河采育定福莊龐格莊黃村蘆溝橋。（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南下窪之異鳴

南城外下窪子葦蒲叢雜，這數日聞有若牛鳴者，聲大而遠，尋之不見。今日五城御史會議伐葦求之，疑其蛟也。余曰：此鼃也。（翁文恭日記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坐車出城至南下窪，雨中人猶如蟻，登陶然亭高閣，聞如牛鳴，盎中者三次，每鳴以三爲節，聽其聲必短而鱗者，非鼃而何。（翁文恭日記三十三年光緒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戶部火

子正得當月官知會，本部顏料庫不戒於火，急起詢知顏料庫司堂在二門內，疾趨赴之，司官卹桐寶棻鄂芳李馨國等在彼，余入坐山西司，官人報火及大堂矣。各處水會陸續到，鉦聲人聲鼎沸，有司堅請至大門外，乃露立通衢，躬檢各司司印廿二顆，令寶棻守之，飭北檔房將緊要案卷令筆政某守之。三刻許敬君來，敬署提督，將弁來乃

令先斷火道，以鈎杆曳屋，然未見一杆也。余曰：吾輩在此無益，當保後庫，乃偕敬君叩庫門而入，懷紹先一人將二機筒默守於庭，而庫前門通大堂者因炙熱已洞開，乃令鄂芳文貴帶武弁將廣西司後墻拆通石路，以三水會機箭由牆缺入迎頭澆之，火距錢庫大牆不及尋丈矣，剛子良來，督衆奮力，拆者拆，潑者潑，火道斷，勢遂殺矣。（翁文恭日記三十五光緒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火藥局火

本日酉初一刻，忽大聲如霹靂發於西南，窗櫺震落，玻璃皆裂……因疑火藥局之震也，出詢果然，云拔去庫房一所，其傷人多少未得其詳也。（翁文恭日記五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到火藥局視火所傷處，入自北柵欄，柵以西圍牆皆坍，柵外兵房圯，入柵樹或拔或披，枝幹滿地。西南行數十步，地墳起，有大坎，其右水盈焉。房十三間盡拔，此研藥之屋，非藏藥之屋也。藏藥處在其東數百步外，有垣，望之屋三十餘間，無恙。其西則官所辦事者也。問諸兵丁云：昨日酉初二刻火作，轟然一震，其時官役皆散，未斃一人，所聞如是而已。（翁文恭日記五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諭緝京城拐匪

上諭御史賈瑚奏請飭嚴緝匪徒一摺，據稱京城地面屢有匪徒迷拐幼孩，本月初九日崇文門外巾帽胡同有高姓之子二格被匪徒迷拐去，至興隆街，經旁人看出截住，匪徒當卽逃逸等語。匪徒迷拐子女大爲民害，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緝，務獲究辦，並隨時派委員役認真訪察，如有迷拐蹤跡確實可據者，著立時拿獲送部按律治罪，以靖閭閻。（越縵堂日記第十三冊同治九年六月十七日）

諭飭堂官

上諭御史許延桂奏請飭各部堂官常川進署等語，在京各衙門堂官職守攸關，自應常川進署，與司員等遇事講求，若如該御史所奏各部堂官常川進署辦事者甚少，司員每於該堂官聽宣直日之便，携稿至朝房呈畫，甚至赴私宅畫行，此等情形實難保其必無，嗣後各部院堂官務須逐日到署，認真辦理，力戒因循泄沓之風。（越縵堂日記丙集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正陽門外盜劫

邸鈔巡視北城御史奇臣等奏，初五日夜盜劫正陽門外延壽寺街刑部主事劉有

科家，刃傷有科手及腕，外城向多穿窬而無劫盜，以民居稠密也。自去冬金井胡同兵部主事白某家被劫無獲，今再見矣。（越縵堂日記戊集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銀價

連日銀價日騰，九官號錢票日賤，銀一兩易錢票三十二吊，票一吊換當十錢五百，而貧民譁然矣。欲採其敝，其惟亟收制錢。制錢從何收，曰崇文門及捐銅局兩處爲始，若以兩吊制錢準銀一兩，則制錢不脛自至，制錢至則私號票可開，私號票出而銀價平，銀價平而物價亦減矣。（翁文恭日記二咸豐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前此戶部勸諭民鋪出錢票，至是每銀一兩易現行大錢票九千餘，（初出十三四千日減一日）又戶部奏准發銀二十萬收買九官號票，每兩四十千，今以大事後熱河提三十萬工部支十萬，庫款支絀，遂停此款。（翁文恭日記二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米價

近日都中百物踊貴，米麥尤甚，余所食米去年春時每百斤京錢二十八千，今漸至四十七千，昨日且五十千矣。雜貨麪（以黑小米菽米和麥皮爲之，都中極貧戶所食）一斤至四百餘錢，（舊止百餘錢）前日聞李合肥遣官來辦平糶，設局於崇文門，又

置分局二於內外城，未知何如也。閱昨邸鈔山西曾中丞奏省城銀一兩易八三錢一千三四百，而斗米須錢二千四五百，省南（平陽汾州蒲州絳解霍等州）紋銀一兩易錢一千一百，元絲銀則止易錢九百餘，斗米須銀二兩有奇。今日邸鈔李合肥奏據曾國荃函稱小米市斗每石二百九十斤銀十四兩六錢，合官斗每石銀七兩三錢，高粱市斗每石二百四十斤銀七兩三錢，合官斗每石銀四兩一錢零，是曾疏所稱者乃市斗白米也。合肥又言據河南委員稱該省時價小米市斗每石一百九十斤制錢六千三四百合銀四兩二錢零，按官斗每石一百四十餘斤約合銀三兩二錢零，高粱市斗每石一百八十斤制錢四千四百約合銀三兩，按官斗每石一百三十餘斤約合銀二兩二錢零，今都門紋銀一兩易京錢十七千，松江銀一兩易十六千五百，而市斗每石一百五十斤，白米百斤至五十千，已合銀三兩一石，則合銀四兩五錢，小米百斤至四十餘千，一石須六十餘千，合銀三兩七錢有奇，高粱都人食之者少，白麪每石一百三十斤須京錢六十千，小米麪每斤京錢四百六十，然則京城米價貴於河南……

錢價

前日銀價一兩至錢二十二千，昨日忽減，今日僅十五六千矣。以人爭取錢且不用小錢，錢鋪有停閉者。錢法之亂幾如咸豐末年，恐非佳兆也。（越縵堂日記壬集第二集光緒四年五月十五日）

是日市中錢法又大亂，錢鋪停閉者十五六家，鋪家不肯收銀，民間不肯行票，銀價減至十二千，不知何故也。（越縵堂日記壬集第二集光緒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街道公署

獻縣戈芥舟學士坳堂詩文集新建街道公署記，言乾隆三十一年始命御史二人工部及步軍統領衙門司員各二人，督理街道溝洫，時學士以御史膺其選，勅建公署於三里河西，更定條規，皆見於所記也。（越縵堂日記丁集第二集光緒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火藥局

火藥局買硝二十萬，幾成年例矣。順天府辦扣二成，門上扣一成，大宛扣二成，工部扣一成，實價不到一萬也。曾有商人願出二千金營此事於衡司，司官者故吝之。（翁文恭日記二十二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是日偕麟芝庵往健銳火器營查收第二次兵房工程。卯初起，卯正登車，到臥佛寺午正矣。……未初二刻策馬出寺，余偕寶湘士陳鹿賓查有翼循崑南先正黃（五處）北營，越一嶺南營，再南曰正紅（亦二處）再南越澗而東曰廂藍，折而西曰廂藍相望也。承修者廣隆祥茂兩廠，廣隆較勝，然未愜意。墻用黃石，木則栝松，且已有居者不能入。但憑工匠等指畫而已。申正二刻回寺。距寺三里有寺曰五華，中官李某爲道士居之甚橫。（翁文恭日記二七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

火器營校場

晚飯後肩輿赴火器營校場，場深一百五十弓，廣稱之。稍北居中演武廳五楹，（綠瓦）中設寶座，兩梢間爲御坐房，自廳至南頭得一百三十弓。馬道由東迤邐北趨，演鉛丸處則在一百三十弓之半，距廳甚近也。東有馬城，城有堞，西有短垣白色，云是避隊處，廳兩翼各有房三楹，王大臣看操處，廳後大院，院有辦事房。（翁文恭日記三十七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皇上詣火器營校場閱神機營火器營健銳營武勝新隊兵，有陣勢，有砲隊鎗隊，校場內閱武廳新修整闢，校場向南展一百六十丈，恐槍砲聲震也。（翁文恭日記三十七光緒

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日）

月河寺附近之倉廩

午初二刻出東便門稍北至月河寺，黃許兩公及同人聚於此待福相，未初一刻始至。先查儲濟倉工程，凡四廩，多不實，回寺再過西岸，查太平倉凡十廩，仁字一廩係揭窳，則後簷已坍矣。祥茂工也。（翁文恭日記三十光緒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寶匣

江槐廷來談寶匣事，寶匣係內務府官會工部官安修，其匣狹而高，（較舊式已小，搖之如無物者。）四角四釘，未能啓視。安時內務府官捧上東華門，扁則用黃袱蓋而來，安時正在黎明，未暇細審，似不致用木質，此皆江君云然。（翁文恭日記二十二光緒九年二月初一日）

到內務府公所查驗銅字銅鍊，璀璨溢目，又驗金銀鏤及銅鐵錫鏤五香料五藥五色絲五色紬合龍經皆可，即令司官會同內務府郎中等眼同入匣釘好，外加封皮，兩衙門堂官各畫一押，存銀庫，出至東華門，令匠役乘梯至扁額，用試金石磨其字角，確係紅銅，以銅錘敲之，聲淵然，其爲銅質鍍金無疑矣。（翁文恭日記二十二光緒九年二月初七日）

點景

出隆宗門西華門至關防衙門會商分段點景事，禮邸議就六十段中二十七段歸城內，除御河橋一段劃歸內務府，餘二十六段十三人分辦，款則儘王公大臣報効及外省所輸之銀。（無定數，約八九十萬）斷斷良久，城外較城中爲難，福相勉強應允。（翁文恭日記三十二光緒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赴西華門關防衙門商分段點景事，前日兩邸告福公欲將所辦之工難易勻配掣籤定之，而福公未以語所事也。今日止議論工程與點景究竟是分是合，迄無成說，定二十六日再掣而成。（翁文恭日記三十二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晨起略坐卽赴西華門關防衙門，羣公有先到者矣。待樞廷至，已正一刻，先掣籤定工程，（每段約九千兩。）余得第三段，又掣點景，（不能計，惟一繁一簡，每人兩段。）余得第三十七第五十五，一輕一繁重也。（翁文恭日記三十二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煖廠

邸鈔詔南城清化寺街崇善堂北城梁家園百善堂官紳捐設煖廠收養窮民，經費不敷，著自本年始每年賞給該二廠小米各三百石。（越縵堂日記辛集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九

日)

鐵牌致雨之傳說

自辰初三刻起至未初雨綿綿不已，未正大雨一陣，晚漸止，今年第一快雨也。聞總理衙門奏邯鄲縣井中鐵牌向來致雨，遣官迎至都城隍廟命鍾王三次上香，此前日事也。（翁文恭日記七同治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宮中逐神

見有兩白馬兩黃牛人牽之入乾清宮，穿後樞扇至坤寧宮，有司補袪執黃福蓋金銀定入供，謂之逐神，不知逐神者何語也。四季皆然，內侍云亦謂之進牛馬。（翁文恭日記八同治七年四月十四日）

西直門闌樓

出神武門，由鴛鴦橋詣西直門，登城驗看闌樓工程，此余督率甫開工旋倒塌，勢須續估矣。樓兩層，上層三間，其兩間皆落架卸下，一間尙在柱腳亦陷，下層兩大柱繫闌十檁所以載樓版，亦微垂。擬以十二柱拄之。西望山色，愴然而歎……（翁文恭日記二十

二光緒九年七月十五日）

廠甸

下午復遊廠市至窯甸中，觀車馬人物，有豔裝少婦三四人登瞻雲閣倚欄而望。此燒瓦公所也，向不許人登眺，蓋是監督曹節眷屬，無耻甚矣。地名廠甸，正月百肆所聚，大率婦人小兒插戴玩弄之物，及陳戲樂虎豹孔雀諸異狀。旁有呂祖閣，婦女燒香者尤衆，前有小石橋已陷土中，俗名廠橋，蓋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築時，此地有水，西流爲清廠潭，又西南爲章家橋，又南爲虎坊橋，又南爲潘家河，而自廠橋南爲梁家園，可引凉水河，處處經脈流通，今皆久成平陸，并凉水河亦迷其處矣。（越縵堂日記第十六冊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紅錄

下午偕子虞同至流黎廠寶森堂閱書……是日廠市探刺闈中填榜名氏，標門賣看，名曰紅錄，車馬闐喧。（越縵堂日記丙集同治十年四月初十日）

今年無紅錄，兩過琉璃廠，極無俚，不知窯廠廟中有松竹齋代辦之紅錄也。（翁文恭日記二十九光緒十六年四月初十日）

廊房觀燈

下午至廊房胡同看燈。都門歲華無可紀者，惟鐙事猶有承平故態，瑠飾百物，閒以波黎，較外間爲精巧，而價甚貴，一對直皆數金，走馬百華諸鐙有至百金者，不止十戶中人賦矣。（越縵堂日記戊集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五日）

午後詣土地廟觀花市，而貨賣麇集，人擁道斷不可復行，遂反更詣東頭廊房胡同觀燈，技巧殊絕，其貴者有海山妙鬢諸景，一對須二十金。（越縵堂日記庚集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帝城鐙事

至工部觀鐙，僅大門至儀門綴連百餘，中設波黎榜額，儀門之左爲財神廟，以波黎製方鐙爲壁帶，約二百餘，頗爲璀璨，其右設鐙山一座，下爲水轉之形，中藏自鳴鐘，亦隱隱可聽，復觀鐙於兵部，則寂寥益甚，儀門之柱設蟠龍紙鐙二，略爲點綴，帝城鐙事盡於此矣。（越縵堂日記甲集下光緒六年正月十三日）

花爆

下午詣廠市……於九隆花爆店買得茶樓鐙劇一坐，銀四兩五錢，鐵樹花一盆，銀二兩，大八角鐙爆三盤，大花筒八枚，銀二兩五錢，茶樓鐙劇者亦名樂春花火，用竹木

編成屋宇，高大各五尺餘，爲屋兩層，周以闌檻，上結果棚，果實纍纍垂數十枚，中藏煙火，四圍籬落，秋花蔓藤，枝莖中皆含小爆，中爲劇場人物，人物中皆藏爆仗，此今年新出者，都門惟此一家製成一對，其前日入醮邸矣。（聞初買須十金，今日以鐙節過減半值。）鐵樹花者亦去年新出，剪綵絨爲花，以紙布爲幹，燒擊作盆，高五六尺，花中各藏烟火，放之火花四散，流標燦采，滿照庭院，最後乃於莖幹中花爆亂發，凡六七起，皆作鐙月形，直薄霄漢……（越縵堂日記壬集下光緒十四年正月十六日）

祀財神

今日市俗傳爲財神生日，亦以酒脯祀之。（越縵堂日記癸集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太平歌

都中自去年十月坊市小兒忽歌云：『太平年，太平初，十八女兒想丈夫，媽媽你好糊塗。』音節淒促，至今年徧滿內外城，不知其所來。（越縵堂日記癸集第二集光緒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驅鬼送瘟

比日京師坊市相率祀神過年，延僧禮懺，驅鬼送瘟，鐙燭爆仗晝夜不絕，多以紙爲

人，具鏡鼓楮錢送之城外。此漢制逐疫傳火投洛水之意也。聞一月來都城內外死者已萬餘人。（越縵堂日記戊集上光緒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京戲之遞變

有夫邀至安徽館聽鑼戲，夜赴之。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穢之劇，惟輿隸賈豎聽之，一二年來諸邸有好之者，士大夫遂相率盛行，其價頓貴數倍，衣冠宴會，非此不歡，優人益變其音爲促急繁亂以娛衆耳，其聲嚆殺以悲，非祥徵也。聞道光以前朝士宴集無不演崑腔者，後漸尙攤簧腔，謂之二黃，其音躡俗，爨演亦惡，元明院本已成雅樂，今則二黃爲立部伎矣。（越縵堂日記庚集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舊例宮內戲皆用高腔。高腔者尾聲曳長，衆人皆和，有古意，其法曲則在高腔崑腔間，別有一調，曲文則張得天等所擬大概神仙之事居多，眞雅音也。咸豐六七年始有雜劇，同治年間一用法曲，近年稍參雜劇，今年則有二簧，亦頗有民間優伶應差，如所設石頭莊兒者，兩日皆爲二簧，語多擾雜不倫，蓋三十年來所無也。（翁文恭日記三十一

光緒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諭禁太監開鋪演戲

上諭據御史袁承業奏近聞太監在京城內外開列多鋪，并蓄養勝春魁戲班，公然於園莊各處演戲等語，我朝綱紀嚴肅，從不准太監任意妄爲，若如所奏各節，實屬大干禁令，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行查禁。（越縵堂日記戊集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四日邸鈔）

廣德樓

陳慶峯來，同至廣德樓聽三慶部。（越縵堂日記己集同治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慶和園

詣仲彝偕至慶和園聽四喜班所演，甚惡劣。（越縵堂日記丙集同治十年三月初四日）

萬福居

得孝達書，言今晚偕翰林十餘公飲萬福居作夢局，請予爲夢神。（越縵堂日記庚集同

治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久和新

久和新酒家在東安門外，有車廠，內直諸公解貂待漏多在此地。（越縵堂日記癸集下

光緒十五年四月十六日）

慶和堂

赴燮臣之招，在白米斜街慶和堂，有高樓，臨十刹海，一片荷花，風景絕似江南。（翁文恭日記二十三年光緒十年七月初七日）

阜康錢鋪

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設阜康錢鋪忽閉，光墉者東南大俠，與西洋諸夷交，國家所借夷銀曰洋款，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陰西征，軍餉皆倚光墉以辦。……阜康之號，杭州上海甯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萬計，前日之晡，忽天津電報言其南中有虧折，都人聞之競往取所寄者，一時無以應，夜半遂潰，劫攘一空。……今日聞內城錢鋪四大恆者，京師貨殖之總會也，以阜康故亦被擠危甚，此亦都市之變故矣。（越縵堂日記戊集下光緒九年十一月初七日）

京都阜康銀號，大賈也，昨夜閉門矣，其票存不可勝計，而圓通觀粥廠所捐公項六千兩亦在內，奈何奈何。（翁文恭日記二十二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

寶森書坊

寶森書坊來告，其主肆李雨亭於昨日死。此人知書籍源流精惡，爲琉璃廠中第一，尤喜與士大夫交，亦近日之陶五柳朱文游也。（越縵堂日記乙集上光緒六年七月初八日）

復興花廠

出南西門路濶難行，至大橋西得一花廠曰復興，卽從前小有餘芳舊址也。屋宇華美，花木以千計，登最西高閣飲茶，已而園主人來，則黑衣翩然，余急起微頷而已，蓋曾充戶部山東司書吏唐姓者也，折回西行半里入花之寺，值其孟蘭會遂出。（翁文恭日記二五光緒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京諺

都中向有熊伯龍獅子狗林鳳羽草鷄毛之對，皆取達官名人以對俗語或成句，近日以朱鳳標對青龍棍，桑春榮對麥秋至。（越縵堂日記庚集同治十二年三月初八日）

太常仙蝶

詣報國寺公祭顧亭林先生祠……是日太常仙蝶見於藏雲洞，翩然而去，詩翁祝之曰，蝶如靈當來前軒，同人飲前軒，而蝶至，飲以酒不至，集花枝高處，蝶其卑視吾儕耶。（翁文恭日記二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神籤

神祠籤詩始於五代，靈驗之事多載稗官。京師正陽門右關帝祠籤，自明以來歷著

奇驗，而陶然亭文昌神籤近世亦有靈應。（越縵堂日記乙集第二集光緒三年四月初九日）